

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

何处

是归程

——从《红楼梦》看曹雪芹
对生命家园的探寻

王达敏 著 孙静 陈曦钟 审定



大象出版社

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

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

何处是归程

——从《红楼梦》看曹雪芹对生命家园的探寻

王达敏 著 孙静 陈曦钟 审定

大象出版社

2207.411
280

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

何处是归程

——从《红楼梦》看曹雪芹对

生命家园的探寻

王达敏 著

孙 静 陈曦钟 审定

责任编辑 刘 健

大象出版社 出版

(郑州农业路73号 邮码450002)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375印张 85千字

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325册

ISBN 7-5347-2006-0/Z·63

定 价 5.50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总 序

袁行霈 吴同瑞

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，光辉灿烂，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。今天，当历史车轮进到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交替的年代，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。实现这一宏伟目标，既有重重困难，也有种种有利条件。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，对广大人民、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，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。毫无疑问，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，宏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，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，具有积极意义。有鉴于此，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，共同推出“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”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宏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，学校领导于 1992 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。中心成立后，依托中文、历史、哲学、考古等系，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。一方面，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，编辑出版《国学研究》年刊和《国学研究丛刊》；另一方面，注重于文化

普及工作，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”。与有关单位合作制作的电视系列片《中华文化讲座》和《中华文明之光》，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。编写这套丛书是中心普及工作的又一尝试。中心希望丛书的作者们“眼界向上，眼光向下”，用大手笔写通俗性著作，学术性、知识性、可读性并重，力求深入浅出，使广大读者增长知识，陶冶情操。

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，有精华也有糟粕，不加以区分不行；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，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曾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交流、碰撞与融合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没有纵览古今、通观世界的眼光不行。我们抱着历史的态度、分析的态度、前瞻的态度、开放的态度，从事发掘与研究的工作。这种态度也力求贯彻到本丛书中。然而，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我们的选题只能侧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、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；对那些目前尚未充分注意的学科如法律思想史等，也适当予以注意。

从选题和内容来看，这套丛书可分为文学、语言、历史、哲学、考古、法律、科技、中外文化交流等若干系列，每个系列都由研究中心聘请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担任主编，每部书稿都经同行专家审阅。因此，中心不再对丛书作统一的审定工作。

大象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们非常重视这套丛书，把它列为重点出版书目，并为丛书的及时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本丛书的策划、编写工作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，敬希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小 引	1
一 曹雪芹与《红楼梦》的创作	5
二 离开与回归	20
(一)叙事结构	20
(二)意义结构	24
三 尘界与天界	36
(一)万境归空的世界	36
(二)幽微灵秀的境界	46
四 狂者与意淫	58
(一)狂者胸次	58
(二)意淫	74
五 痛苦与回归	93
(一)体验痛苦	93
(二)回归之路	111
结 语	130

小 引

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具有反封建倾向、探寻生命家园的伟大之作。

在浩繁的篇章里，《红楼梦》客观地展现了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制度行将坍塌前夕，黑暗与光明、腐朽与新生的矛盾。贾宝玉是书中的核心形象。他张扬个性，追求情感解放，向往恋爱、婚姻自由，渴望人际关系的平等，虔敬女儿，否弃功名，等等。这一切，强烈冲击着封建社会压抑人性的一套礼法制度，冲击着男尊女卑的观念和统治者推许的人生道路。可以说，这是明代中叶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潜滋暗长的启蒙思潮的含蓄映现。然而，由于旧势力的强大，以宝玉为代表的新的生机最终惨遭毁灭。通过这幕人间悲剧，作品既肯定了叛逆者对美好人生的憧憬，也深刻批判了封建制度的无

理。这正是《红楼梦》的价值所在。

曹雪芹的写实精神，使《红楼梦》在各个层面上，客观而充分地展示了生活中的新旧冲突。但这冲突所内蕴的反封建倾向，则是今人的概括，曹雪芹对此并无明确意识。细读作品可以看出，探寻生命家园，为充满忧患的生命找到理想的栖息地，也是作者的一个着力之点。面对生命在浊世的劫难，曹雪芹无限悲愤，对扼杀人性的一切，给予了强力诅咒。否定现实之后，他把目光投向了想象的彼岸。在曹雪芹的虚拟里，这个彼岸世界位于浩淼的宇宙中，是一派幽微灵秀、莽莽渺渺、玄机隐伏的自然。作者把它看成生命产生之源，看成生命离开与回归之地，看成生命的憩园。但作者又清醒地知晓其虚无性。以“大荒”、“无稽”、“太虚”、“幻境”命名这彼岸，意味着在搭建的当下，他就又随手把它拆毁了。在曹雪芹的心目中，生命最终的结局是无家可归。这种无所皈依的漂泊感，流露出对人生的强烈悲观情绪。梦醒后不知路在何方，这正是先觉者震颤人心的可哀之处。曹雪芹体悟到人生的悲剧性后，并没有颓败，而是继续为安顿生命竭力求索。晚境衰竭的他，一怀凄怆，双眼盈泪，不顾“茅椽篷牖、瓦灶绳床”，蛰伏潇潇空山，创作不辍。《红楼梦》就是他求索心路的艺术记录。

过去的论者一般强调《红楼梦》反封建的一面，这是不错的；而对曹雪芹探寻生命家园的艰辛和曲折则研究不够。事实上，深入了解后者，有助于我们更加切近曹雪芹的心灵世界，更加清晰地认识作品的反封建意义。鉴于此，本文力图紧扣《红楼梦》的内在结构和支撑这一结构的基柱，沿着

青埂峰通灵顽石离开渺茫天界，漫游尘界，最后又回归天界的轨迹，试着描述曹雪芹为探寻人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所作的努力，描述他在这一努力中对宇宙、自然、社会和人生的体验、感悟，并尽可能指出其精神上的失措对作品反封建倾向的冲淡、损害。

不幸的是，天不假年，《红楼梦》还未最后定稿，曹雪芹便在盛年撒手人寰。根据胡适考证，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出自高鹗之手。但经过不少学者的辛勤考辨，这一结论已发生动摇。^① 迄今为止，并无任何一条资料，足以成为高鹗续书的铁证。因此，保守的办法，仍是姑且相信程伟元、高鹗的供状。据程、高分别在自作的《〈红楼梦〉序》中称：他们对后四十回的残稿进行了“细加厘剔，截长补短”的编辑工作，并无续作之事。程、高之言虽无旁证，但毕竟是当事者提供的第一手资料，比起另外的道听途说，究竟与真相更近。在没有强力反证出现之前，尊重程、高的意见则是谨慎的选择。编辑过程里，程、高的笔墨难免杂入后四十回中。但既是编者，他们对原稿的擅动应是有限的。事实证明，程、高的编辑工作是成功的，二百余年来，浑然完整的一百二十回本《红

① 宋浩庆：《〈红楼梦〉探——对后四十回的研究与赏析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2年4月北京第1版。作者认为，后四十回主要出自曹雪芹之手，而非高鹗所续，这是全书的立论基础。胡文彬在序文中认为宋氏的结论“是令人信服的”。书后的附录一中收有作者的长文《〈红楼梦〉后四十回辨》，附录二中选录了红学史上有关后四十回著者问题的一些考论文字，其中林语堂、萧立岩、朱眉权、周绍良、舒芜、王昌定等人的文字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高鹗续书说的难以成立。

楼梦》，已为一代代读者所接受。况且，脂评系统的八十回《石头记》也经过脂砚斋等人编辑，何尝字字、句句尽为曹雪芹手笔？有鉴于此，本文不取单论前八十回的偏颇做法，而把《红楼梦》的一百二十回，基本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在此基础上，探讨《红楼梦》及其作者的精神底蕴。

一 曹雪芹与《红楼梦》的创作

有关曹雪芹的传记史料，稀少而粗糙。具体、鲜活的大量细节，至今仍湮没于无言的历史之海。几代红学家艰苦卓绝的工作，勉强给曹雪芹的家世、生平、个性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。这为探索曹雪芹的心灵和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提供了方便。

曹雪芹，名霁，字梦阮，号雪芹、芹圃、芹溪居士等。大约康熙五十四年夏（公元1715年）生于江宁（今南京），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（公元1763年2月12日）卒于北京，终年48岁。从出生到雍正六年初（公元1715—1728）曹家被抄没，曹雪芹在江南度过了富贵风流的童年、少年时代。从家破回京到约乾隆八年前（公元1728—1743）整个曹氏家族彻底败落，曹雪芹在皇都度过了一段小

康生活。从乾隆九年到十八年(公元1744—1753),曹雪芹滴泪为墨,研血成字,完成了《红楼梦》稿本。从乾隆十九年到二十七年去世(公元1754—1763),曹雪芹隐居北京西山,潜心增删《红楼梦》。

曹氏家族的盛极而衰,是对曹雪芹一生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,也是《红楼梦》得以孕育、产生的首要原因。

曹家祖籍东北辽阳。曹雪芹高祖曹振彦及其子曹玺从龙入关后,沙场转战,为大清朝开国定鼎立下汗马功劳。清初,曹振彦历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、阳和府知府,后擢升两浙都转运盐司运使,是从三品的高级文官。曹玺于康熙二年督理江宁织造,死后获工部尚书赠衔。玺妻孙氏曾是康熙帝保母,生前受封一品太夫人。

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乃曹玺长子。他自幼聪颖,少时曾为康熙帝伴读;13岁即担任御前侍卫。及长,文武兼备,英姿如临风玉树,备受康熙帝恩宠。其父去世不久,曹寅出任苏州织造,旋调江宁织造,后与其内兄、苏州织造李煦轮管两淮盐课,曾兼摄通政使司通政使虚衔。曹寅二女,由康熙帝亲赐婚姻,皆适王子为妃。康熙帝一生南巡六次,有四次驻蹕曹家。曹寅病重,帝钦命驿马星夜驰赴江南送药。作为股肱耳目之臣,曹寅呼吸能通帝座,为清廷抚安江南作出了贡献。曹寅在江南为官的二十三年,是曹家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的鼎盛时代。

曹寅亡故,其子曹颀继任江宁织造。颀乃曹雪芹之父,任职仅两年而弃世。接着,曹寅侄曹頔入嗣,补任织造之职;是为雪芹嗣父。

曹頔失宠于雍正帝。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曹家按钦令被抄，从此结束了在江南将近六十年的煊赫生活。抄家的原因，朱淡文女士认为有二：“其一，雍正帝怀疑曹頔结党附托、造言诽谤，因而厌恶曹頔，曹頔的亏空与失职更加深了雍正帝的恶感，终以其骚扰驿站为由交内务府及吏部严审”；“其二，在曹頔离职受审之时，曹家内部有人向雍正帝告发曹頔转移家财，引起雍正帝震怒，以至下令抄家”。^①

抄家之后，曹頔一支由江南回到北京。此时曹氏家族在京其他支系仍十分显贵。曹頔亲属仍可维持小康生活。据朱淡文推断，到乾隆六、七年间，整个曹氏因“家族内部子孙不肖、后继无人，矛盾复杂尖锐，从兄弟不和发展到招接匪人，彼此告讦、互相残害，由此而引来最高统治者的残酷打击，造成了整个家族的彻底败落”。^②

伴随着赫赫扬扬的曹氏家族由盛而衰，曹雪芹从一个锦衣纨绔、饫甘餍肥的贵公子，逐渐沦为社会底层的落魄子弟。繁华不再，秦淮梦醒。登高跌重的切肤体验，对往昔盛景的回台、反省、感慨、凭吊，对盛与衰、真与假、美与丑、男与女、色与空、生与死、出世与入世、理想与现实、有限与无限的思索，对人与宇宙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人、人与自我关系的思索，升华着曹雪芹的精神境界，激发了他狂热而不衰的创作冲动。他以曹氏家族的兴亡为素材，以自己的感悟为

① 朱淡文，《红楼梦论源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6月南京第1版，第74页。

② 同上，第107页。

灵魂，写出了光耀千古的《红楼梦》。

曹雪芹气秉狂傲放达，性近神秘，这是《红楼梦》得以产生的第二个原因。

关于曹雪芹的狂傲放达，史证不少。他的诗友敦敏在《题芹圃画石》中说：“傲骨如君世亦奇，嶙峋更见此支离。”以画中嶙峋之石的形象，比拟曹雪芹的耿耿傲骨、棱角奇峭。另一位诗友张宜泉在《伤芹溪居士》诗序中说他“素性放达”。赵烈文《能静居笔记》载：曹雪芹“素放浪，至衣食不给”。善因楼梓本《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》第一回朱笔眉批称，曹雪芹“不得志，遂放浪形骸，杂优伶中，时演剧以为乐，如杨升庵所为者”，等等。这里说的“傲骨”、“放浪”、“放浪形骸”，以及与为当时人所不齿的优伶为伍，鲜明地勾勒出了曹雪芹秉性中狂傲放达的一面。

曹雪芹是酒里醉仙。他的狂傲放达，在痛饮中表现得最为淋漓。曹雪芹心仪魏晋风流，诗友们也常以魏晋诸公目之。魏晋风流里飘着酒香，蕴着傲岸，曹雪芹与之息息相通。《晋书》载：山简好饮，镇守襄阳时，每每于酩酊大醉后，倒著接罍，日暮反乘坐骑而归。刘伶更以善饮著名。他曾乘鹿车，携美酒，使人扛锹尾随，吩咐说：如果我在哪里醉死了，就地埋葬了事。敦诚在寄怀、悲悼曹雪芹的诗中，分别有“接罍倒著容君傲”、“鹿车荷锸葬刘伶”的诗句，借山简、刘伶的醉酒狂傲，明喻曹雪芹“吸如长鲸”的狂饮里所含容的风骨。魏晋诸贤中，曹雪芹对阮籍格外倾倒，取字“梦阮”，以不能同世相知为恨。阮籍身处危世，蔑视当权者所倡之虚伪礼法，醉态中尤见其狂恣不羁的风神。邻家有沽酒美妇，阮籍常醉眠

其侧而不避；当权的司马氏求婚于他，他大醉六十日得免。在醉中，阮籍每对权贵或礼法之人白眼相向，以示轻侮。曹雪芹在酒中孤标傲世的气韵，与阮籍一脉相承。诗友们说他“狂于阮步兵”、“步兵白眼向人斜”、“一醉辄白眼斜”，可谓知人。

曹雪芹是谈中狂客。他的狂傲放达，在高谈快论之时往往自然流露出来。裕瑞《枣窗闲笔·后红楼梦书后》说：曹雪芹“身胖头广而色黑，善谈吐，风雅游戏，触景生春”。他在放谈中，总是无所顾忌，高声大调里，杂以大笑谑浪，隔院即能听到。敦诚诗云：“曹子大笑称快哉，击石作歌声琅琅。”谈中有笑有歌，放达如是。晋朝王猛在与权豪桓温谈话中，一边任意挥洒，一边在身上捉虱子，旁若无人。敦诚认为曹雪芹有王猛遗韵，说他“高谈雄辩虱手扞”。谈中扞虱，狂恣如是。

曹雪芹有古侠士之风，这为他的狂傲放达增添了悲凉慷慨的色彩。战国时的荆轲是人们熟知的侠士。他仗剑天涯，行至燕市，每与击筑者高渐离欢饮。酒酣，渐离奏乐，荆轲和歌，歌罢而泣。荆轲后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，谋刺秦王。易水送别时，荆轲悲歌慷慨，听者垂泣。歌及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，众人皆瞋目发指。敦敏有诗句“燕市悲歌酒易醺”、“燕市歌哭悲遇合”，以荆轲的雄放悲怆拟比曹雪芹的情怀。曹雪芹善舞剑，敦诚有诗“我有古剑尚在匣，一条秋水苍波凉。君有抑塞倘欲拔，不妨斫地歌王郎”。他请曹雪芹舞剑以抒愤。曹雪芹自己也有宝刀一口。他去世后，张宜泉悼亡之作中有句“剑横破匣影铄铄”。人去了，匣中之剑仍寒光闪闪逼人。悲凉慷慨的侠士气质，为曹

雪芹的狂傲放达平添几多魅力。

曹雪芹性近神秘，颇具宗教情怀。这有先天的禀赋，更与后天影响有关。清代前期，佞佛之风弥漫于上流社会。曹家也有好佛习气，建有家庙。曹寅曾捐地四百二十余亩给江宁香林寺。他还有《尊胜院碑记》一篇，言尊胜院曾带来丰年，士民焚顶；又地涌甘泉，饮之疗疾。废寺重修后，酒泉再溢，枯桂重花。种种灵异感通，一笔不漏。^①曹寅对禅宗、道家、道教哲理都有较深理解。他的作品集里不乏佛、道气息浓郁之作。他常称道“脱袜乐”，希求解脱“虱处裤中”的生活，还一个自在逍遥之身。他写的游仙诗，总是在趋炎逐热的万丈红尘之外，另造一个任其精神在想象中遨游的清凉世界。

家庭崇佛礼道的气氛，祖父对尘外理想之境的吟咏、向往，不能不对曹雪芹的精神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北京西郊寺庙极多，有“七百寺”之称。曹雪芹后来隐遁于西山的茂林深处，与这里浓郁的宗教氛围不无关系。空山寂寂，鸟梦迟迟，暮鼓晨钟，月在林梢，微风时送木鱼之音，斜径偶见高僧之影，如此境界，大约最契曹雪芹那渴望与宇宙自然浑融为一的心灵，最契他那心灵深处对冥冥之中另一个幽微灵秀净界的隐秘神往。著名作家老舍 50 年代在香山脚下村居时，听村民说：曹雪芹曾在附近的法海寺出家为僧。^②不知

① 吴新雷：《〈香林寺庙产碑〉和曹寅的〈尊胜院碑记〉》，见吴新雷、黄进德合著《曹雪芹江南家世考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9月福州第1版，第55—69页。

② 周汝昌：《曹雪芹新传》，外文出版社，1992年北京第1版，第335页。

在蒲团之上，诵经声中，尤其在夜深人静、念珠细数之时，曹雪芹可曾于恍惚里，飘然游于渺渺的鸿蒙之境。该传说与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的经历相合，而宝玉故事多半取材于曹雪芹的经历。不过曹雪芹出家，其他史料无证，或出于附会。但他隐居西山时与寺庙、或道观多有来往，却是事实。敦敏说他“寻诗人去留僧舍”；张宜泉又目他为唐末宋初名道士陈抟，说他“野心已被白云留”；他自己也有《西郊信步憩废寺》之作。这足以见出他的灵魂与香烟袅袅的宗教别境之相通、相融。

文如其人。曹雪芹的狂傲放达，具有强烈的叛逆性，他把这一精神带进了《红楼梦》中。作品对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传统的否弃，对传统早已设计好的人生正途的背离，对等级制度的批判，对男权社会的厌恶，对毁灭美的一切丑恶现象的揭露，对残害人性的礼教制度的鞭鞑，正是这叛逆性的生动体现。曹雪芹性近神秘的情怀，使他在否定樊笼现实的同时，创造了一个冰清雪洁的超现实的彼岸世界。那是生命得以产生、由以出发、最终回归的故园。这就是《红楼梦》中瑰丽的天上世界。

曹雪芹多才博学，家学渊深，这是《红楼梦》得以产生的第三个原因。

曹雪芹诗画皆擅胜场。他的诗友们十分推崇他的诗才。敦诚有句：“爱君诗笔有奇气，直追昌谷破篱樊”；“牛鬼诗文悲李贺”；“邺下才人应有恨”；“知君诗胆昔如铁，堪与刀颖交寒光”。敦敏有句：“诗才忆曹植”。张宜泉有句：“君诗曾未等闲吟”；“谢草池边晓露香”。分别把曹雪芹与古代诗史